

歷史與空間

黑髮與孔雀毛

參觀我國著名版畫家、油畫家胡一川故居務滋樓，讓我思緒萬千，思考着愛與藝術的關係。務滋樓坐落於著名僑鄉福建永定下洋鎮中川村。門臨流水淙淙的中川溪，前眺峰巒迭翠的馬山崗古炮樓，後倚層層疊疊、錯落有致的土樓群。樓前圍牆斜擺，碓房佇立，石橋飛架，潺潺的中川溪從光滑的門橋下淙淙淌過，逶迤迤折向湯子角，淌過金豐溪，流向汀江韓江，匯入碧波淼淼的南海、伶仃洋……精美的花崗石門柱，古樸高雅，圓潤蘊藉，樓門上方鑲鑄着三個藍色大字「務滋樓」，字體雄渾蒼勁。「務本崇功德，滋生進大同」的門聯，矯若游龍，剪似猛虎，渾厚粗獷，飄然欲奔，一看便知是胡一川先生的書法真跡。

走入務滋樓，可以感受到這是一幢很典型的僑鄉建築：兩層方形小土樓，土木結構，回字造型，簡樸玲瓏；大黑瓦，小單間，厚泥牆，窄窗櫺，花屏風，雕棟樑，木走廊，觀音棚……務滋樓現為「胡一川紀念館」。徜徉務滋樓，觀賞一幅幅風格獨特的版畫、油畫精品，腦海中不斷閃現胡一川傳奇的人生經歷與執着的藝術之路。誰也沒有料到胡一川會與魯迅先生結緣，並最終走向國際畫壇……

胡一川，原名胡以撰，1910年出生於務滋樓。1929年他考入杭州國立藝專，師從法國著名油畫家克羅多教授以及國畫大家潘天壽、李苦禪，並加入一八藝社。1931年，他的作品參加上海「一八藝社習作展覽會」，魯迅專門寫《一八藝社習作展覽會小引》刊載於1931年6月15日左聯機關報《文藝新聞》，而配圖就是胡一川的《征輪》，這是我國見於報刊的最早木刻版畫。

1932年冬，魯迅到「野風畫會」的樓上，給上海美術工作者演講如何深入生活、提高技巧和革命美術創作的問題，胡一川聆聽了演講，受到很大啟發，先後創作了《到前線去》、《拾垃圾》等作品，發表在《現代木刻選》。1933年春，魯迅參觀了「援助東北義勇軍木刻展覽會」，並且購買了不少胡一川等人標價一二毛錢的木刻作品。

胡一川是左翼美聯的發起人之一，在魯迅直接指導下開展新興木刻運動，最早用木刻版畫來表現勞動人民的生活，受到魯迅先生的關注。有一次魯迅詢問：「胡一川去哪裡了？」胡喬木打聽後說：他與夏朋一起死在監獄裡了。魯迅先生悵然若失。其實，從事革命活動的夏朋死在牢裡，

但胡一川經同鄉胡文虎先生營救出獄，逃到廈門擔任《星光日報》木刻記者，那是1936年。牆壁上，有一張烏黑的頭髮照片，特別引人注目：這是胡一川隨身攜帶幾十年的母親的頭髮。胡一川童年喪母，父親遠在印尼，鄉鄰恐其母引吃奶的幼弟而去，只得叫胡一川用杯子蓋住乳頭，草草下葬。他12歲攜弟弟往印尼尋找父親，並跟從華僑陳承惠老師學畫，15歲回國進入廈門集美師範讀書。那年，他與父親回到中川遷葬母親，留下了一縷母親的黑髮，作為永久的紀念。

抗戰爆發，胡一川帶著母親的黑髮，奔赴延安，創作了大量版畫作品。1944年7月「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」訪問延安，英國著名記者斯坦因對胡一川的木刻愛不釋手，稱讚他「有畫畫的天才」，而毛澤東飯廳內懸掛的木刻正是胡一川的《牛犢變工隊》。1991年為紀念魯迅誕辰110周年暨新興版畫60周年，郵電部特發行紀念郵資信封，20分郵資圖案即是胡一川的《到前線去》，胡一川獲得中國美協頒發的「新興版畫傑出貢獻獎」。2005年，胡一川的版畫《到前線去》被選入普通高中《美術鑒賞》教材，擁有全國眾多讀者。

解放後，胡一川歷任中央美術書記、廣州美院院長等職。他一直堅持油畫探索，《開鏟》成為社會主義油畫創作奠基性作品，受到莫斯科美術學院院長格拉克西夫撰文高度讚賞……其油畫《敦煌莫高窟》榮獲「中國首屆油畫精品大賽、園丁獎」。

胡一川藝術研討會在廣州舉行時，美國瑪斯金格姆學院美術系主任孫焱特地趕來參加研討會。他激動地告訴大家一件事：「2001年，我拿到《藝術概論》，發現了一個非常驚奇的事情，裡面介紹了中國藝術家胡一川和他的代表作《到前線去》，這不得了。這本書是美國、加拿大上千本科大學必修和選修的藝術課程，是一本對世界美術史上最尖端的藝術大師和經典作品的選用介紹。胡一川作品被選用在該書第186頁，與美國二十世紀最負盛名的版畫家肯特同頁介紹，而187頁選用的是畢加索的《少女肖像》。我沒辦法準確統計有多少學生在學這個課，但是你只要上這個課，你就知道中國有個胡一川。胡一川代表着中國畫家，成為中國唯一入選這部教科書的畫家。現在，有的美國師生還專門跑到廣州來研究胡一川。在美國，非西方藝術，要被放在教科書裡論述是非常困難的。如果不是認可他的藝



胡一川故居務滋樓。作者提供

術，根本就是不可能的……」

2002年10月，胡一川畫展在美國瑪斯金格姆學院隆重舉行，吸引了數百位藝術家、教授學者的目光，佳評如潮。俄亥俄州立大學朱麗婭教授，在專題講座《中國的當代美術革命：胡一川和他的時代》中說：「胡一川是我們認識中國當代美術的一個窗口……」。「胡一川研究會」在該院成立，並舉行多次研討會，收到一百多篇論文，其中之一是《論胡一川藝術與梵高藝術之比較》。當許多油畫家停留於寫實主義風格的時候，胡一川卻在油畫探索中，既摻入了中國版畫的藝術元素，又吸引了德國表現主義、西歐野獸派的表現符號，開創出簡樸厚重、寫意傳神的東方藝術神韻與中國風格，而這點恰好與西方後現代藝術思潮不謀而合、殊途同歸。這正是胡一川藝術能夠被西方藝術接受的根本原因。

陽光，從務滋樓天井灑落下來。我突然想起胡一川十幾次回到中川，哪兒都不住，只住窄小的務滋樓房間，並隨身帶著母親的一縷黑髮。牆壁上，那縷母親黑髮右側，有一張胡一川初戀夏朋的黑白照片。夏朋看去長得很樸實，瓜子臉，黑亮的頭髮掩住了半邊額頭，眼神沉靜而略帶一絲憂慮……晚年的胡一川白髮蒼蒼，蹣跚着跑到杭州烈士公墓，去祭奠夏朋。在夏朋墓地前，沉思凝想，臉色悲慟，紅了眼圈。以前家人一直不明白，胡一川為什麼總是在自己的房門上，插着一支長長的金色孔雀毛。原來，孔雀毛是他當年與夏朋從事革命活動時的暗號，有孔雀毛插在窗口，表示「平安無事」，沒有特務在樓道盯梢。孔雀毛又是他倆相互守護的愛情信物。難怪夏朋犧牲後，他也一直帶在身邊，時常懷念那艱難而美好的時光。

一縷母親的黑髮，一支初戀的孔雀毛，都是愛的信物，都是藝術家的熾烈情懷、人格魅力的窗戶。透過它，我們能看到一個藝術大師的內心世界與藝術個性……有意思的是：他臨終之前，也叮囑親人剪下他的一縷頭髮，作為紀念。他的骨灰撒在伶仃洋上……

離開務滋樓時，其他似乎都幻化了，但那縷母親的黑髮，那支孔雀毛，卻執着地鐫刻在我心裡。我想：只有對愛執着而癡情的人，才有對藝術的執着與獨出匠心。

字裡行間

別具一格的古文選本

在這欄，我寫了很多篇有關古文的文章，一言以蔽之，是勸學子應多讀一些文言文。可惜，大多數的學生聽了，都當作耳邊風。真的，讀些文言文，對我們的白話文，必然有大大得益。文言文是白話文的大補藥。

我勸學生買《古文觀止》，從者少少。或曰：《古文觀止》太厚了。於是我介紹他們讀王鼎鈞的《古文觀止化讀》。王鼎鈞只選了《古文觀止》二十四篇來深入解讀。這二十四篇讀了，全消化了，學問和文字修養就更上層樓。不信，快去找來「化讀」。

其實，在電子智能時代，要年輕人埋首古文字堆，要求太奢了，但若不如此，中國文字就只會愈來愈爛，愈來愈差勁。我認為讀書興趣要從童時培養。猶記小學時，學校雖自編有國文課本，無論古文、白話文都有編選但到小五小六時，已經不能滿足我們一班孩子的飢渴。當年有一位馬國維老先生，本來教英文的，聞說他的國學亦豐厚，於是纏着他給我們補習。他教我們讀《古文觀止》，並要我們學「五柳先生」，不先求其解，先求琅琅上口，背誦如流，句子詞語入心入肺入血；背多了，年長了，就有所領悟，能活用。這方法確是有效，很多名篇，我現時都能噴薄而出。每一次噴薄，都有另番體會。

日前，在書坊看到一部《給孩子的古文》，是「給孩子系列」其中一部，主編北島，編註者商偉。北島者，詩人也，這系列中，他選編了《給孩子的詩》，更和李陀選了《給孩子的散文》。至於商偉，知者甚少，來頭卻不差。他出身於北京大學，一九九五年獲哈佛大學東亞系博士。編這書時，是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杜氏中國文化講座教授，講授中國古典文學。找他編選這部古文，確是找對了人，我翻閱所選，確是精當，確是適合孩子看。

商偉解釋：「我們這裡所說的古文，是一個寬泛的概念，指二十世紀之前眾多的散文體裁，包括半詩化的駢文。從歷史上來看，散文與詩詞相輔相成，共同創造了中國古典文學的輝煌成就。而詩詞使用的文字又正是從古人的文言文中提煉出來的，不懂古文，對詩詞也只能是一知半解。就語文學習來說，古文是起點，捨此別無他途。」

此真語語中的也，古文不可不讀也。在編選方面，商偉先從經典着眼，「這些作品不僅經歷過時間的考驗，也往往成為衡量其他同類文章的典範。由此入手，可以舉一反三，觸類旁通，事半功倍。」而為了展示古文的多樣性和豐富性，他選了一些不常見的作品。其中還包括個別節選的編目，如金聖嘆的《快事》，就是從他的《讀第六才子書〈西廂記〉法》中節選出來的……文言酣暢，令人愛不釋手。

這是商偉編選這書的最大特色，為其他古文選本所無。他說，這些選文不僅適合孩子讀，更適合成年人看。



這書也適合成年人看。作者提供

粵語講呢啲

反面、擘面、反轉豬肚就係屎，反枱、跳船、割席

